

# 丁景唐先生的文学研究生涯

陈钊

我第一次听闻“丁景唐”这个名字，距今已将近半个世纪。有幸的是，2010年我结识了丁景唐先生的女儿丁言昭，终于有机会拜访丁老，开始了对他独特经历的了解和品读。

丁老是左翼文学研究的大家。鲁迅病逝和瞿秋白英年遇难都在1930年代中期，出生于1920年的丁景唐自然无缘亲见这两位中国左翼文学的旗手。不过，他从小在阅读进步书籍时已对左翼作家很是敬仰，尤其鲁迅先生，是他精神和文学上的导师。他撰写的有关鲁迅、瞿秋白研究的论著数量众多、文史资料详尽，如在《对〈鲁迅全集〉（十卷本）注释的几点意见》中，就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，作了新考证。

丁老与五四后的很多作家认识。1946年，他在编辑《文坛月刊》的同时，与郭明、廖临、袁鹰等在党的领导下组织成立了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。成立大会在南京路劝工大楼工会俱乐部召开，郑振铎、许杰、许广平、赵景深、蒋天佐、叶以群、陈烟桥等出席。6月，茅盾从重庆经香港到上海，他和陆以真去大陆新村拜访，茅盾欣然为文艺青年联谊会题词：“应当走到群众中去，参加人民的每一项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，亦只有如此，他的生活方能自由，他的生活才是斗争的。”（此件已捐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）

丁景唐的学术论文集《妇女与文学》1946年2月由上海沪江书屋出版，署名“丁英”。其中一篇《祥林嫂——鲁迅作品中的女性研究之一》，是他发表较早的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。经他的同学吴康推荐，雪声越剧团将鲁迅小说《祝福》改编成越剧《祥林嫂》。1951年春，上海鲁迅纪念馆开馆，1952年3月，他访问绍兴鲁迅故居，偶于一旧书店购得《野草》初版本，回沪后赠上海鲁迅纪念馆，并立下心愿：倘在我的藏书、藏物中有上海鲁迅纪念馆没有收藏的书刊等，我都要献出来，以实践“把鲁迅的还给鲁迅”的宏愿。

1954年，丁景唐经方行、王辛南介绍，认识了瞿秋白夫人杨之华。在她的支持帮助下，开始系统地从事瞿秋白研究。1955年6月，他在《新观察》发表了《瞿秋白同志住在上海紫

霞路的时候》，此文系根据当年掩护瞿秋白夫妇的谢且如先生口述，与杨之华核对并实地考察后写成。他另一篇考证文章《从〈鲁迅日记〉看鲁迅和瞿秋白的友谊》，则是“鲁迅与瞿秋白”专题研究的尝试。此年10月恰逢瞿秋白牺牲20周年，他编就《瞿秋白文学活动年表》和《有关瞿秋白同志及其著译的参考资料目录》。

1957年，他从丁玲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《北斗》杂志上发现了鲁迅的三篇佚文，即创刊号上的凯绥·珂勒惠支木刻《牺牲》的说明，第二期上的墨西哥壁画家理惠拉作品《贫人之夜》的说明以及为苏联女作家绥甫林娜小说《肥料》写的《后记》。前两篇未署名，后一篇署隋洛文。根据文章内容及行文风格特点，他反复辨认和研究，认为这三篇都是鲁迅之作，并进行了充分的论证。写完《关于凯绥·珂勒惠支木刻〈牺牲〉的说明》，慎重起见，又通过上海鲁迅纪念馆致函丁玲求证，得到她确认的答复。于是，在一年内，他连续发表了论述那三篇在1938年版《鲁迅全集》和《鲁迅全集补遗》《鲁迅全集补遗续编》未收之佚文的文章。

“文革”十年中，丁景唐的研究被迫中断，直至政治气候回暖才恢复。1980年10月，丁老去北京，与友人包子衍、孔海珠同往茅盾寓所，临别时请茅盾写一首纪念瞿秋白的诗，茅盾欣然允诺，并抱病命笔：“左翼文台两领导，瞿霜鲁迅各千秋。文章烟海待研证，捷足何人踞上游。”为纪念“左联”成立五十周年，丁景唐以珍藏多年的瞿秋白编选并作序的《鲁迅杂感选集》初版毛边本为母本，交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出版。1982年5月，丁老去上海图书馆查看“文革”中从陶亢德家中抄走、被顾廷龙冒险捡回的老舍《骆驼祥子》原稿，经丁景唐逐页鉴定，确认系老舍原稿，遂致函老舍夫人胡絮青、女儿舒济，告知四十六年前老舍创作的《骆驼祥子》原稿在上海重新发现之喜讯，并写成专文在《新文学史料》发表。

丁景唐研究鲁迅、瞿秋白和左翼革命文化数十年，他曾语重心长地说，“左联”当年是以文化“拓荒者”的姿态出现的，他们用犀利的杂文，或沉



丁景唐先生(2005年8月29日摄于书房)

绵的小说，或隽永的诗篇，来唤醒中华民族，“左联”那种直捣时弊的文风，为国为民、励精图治的献身精神，至今仍值得发扬。

“文革”前，丁老长期在上海宣传系统工作。1979年，复出后的丁景唐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，又承担多个文学、文艺团体的事务，虽然工作千头万绪，但他最为牵挂、最耗精力的一件事，莫过于重续出版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。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初版于1935年5月—1936年2月，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，赵家璧主编，蔡元培作序，胡适、茅盾、鲁迅等编选人作导言，系中国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（1917—1927）理论与创作的选集。《大系》第一辑出版后反响甚好。赵家璧便按照茅盾的要求，着手续辑的资料收集和编选工作。但由于抗战、内战相继爆发，以及建国后政治运动不断，这个计划被迫搁置了三十余年。时光转到1981年10月，丁景唐领导的上海文艺出版社抓住历史机遇，影印出版了《大系》第一辑，平均印数达二万套。

1983年春，由丁景唐主持、赵家璧任顾问的《大系》第二辑（1927—1937）编纂工作正式启动。他对编辑工作极其严谨，选用的文章必须找到初版本，或最初刊登的刊物，文艺社一批编辑穿梭于藏书楼、辞书出版社、作家协会资料室，从一手资料中精心甄别、挑选。他约请周扬、巴金、吴组缃、聂绀弩、芦焚（师陀）、艾青、于伶、夏衍为理论、小说、散文、杂文、报告文学、诗、戏剧、电影文学各集

作序。第二辑历经六年，终于在1989年10月出齐，获得了文学界、学术界的重视和赞誉。1992年，《大系》第二辑获第六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。1985年底，丁景唐由于年龄关系离休，但他并没有脱离自己钟爱的出版编辑事业，《大系》第三辑（1927—1949）、第四辑（1949—1976）、第五辑（1976—2000）的编纂工作，都有他的付出。

丁老离休后，虽然不必再去绍兴路出版社上班了，可他也没闲着。在身子骨尚硬朗时，丁老还参加一些文史研究或纪念活动。比如，1986年10月，陪萧军夫妇谒鲁迅墓、鲁迅故居、看望吴朗西夫妇及拉都路（今襄阳南路）351号的1935年萧军、萧红旧居。

永嘉路慎成里是典型的石库门弄堂老房子，丁老在这里居住了近七十年，他的房间在三楼，楼下住着子女。他的生活比较有规律，清晨醒来天尚未亮，便打开收音机收听中央台广播，先听农业节目，他说：“我从小生活在农村，和农民打交道，所以对农业、农村、农民这‘三农’特别关心。”天一亮，就听新闻联播，在第一时间了解国内外新闻是他雷打不动的必修课。他的房间是一个充斥书籍、报纸、杂志的空间，特别是他床前的一张桌子，放满了稿纸、笔筒、茶杯、药瓶，有待查阅的资料和信件。每当家中保姆进屋欲整理打扫时，他总是再三叮嘱：“啊唷，阿姆唉，台子上的东西千万莫动，等一歇又要寻勿着了。”就在这张桌子上，他写出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文章。

两间亭子间也都被书报牢牢地占据着。儿媳好心劝他：“这些旧报纸卖掉算了，要查资料叫年轻人到电脑里去查……”他笑道：“依勿晓得，写作资料要自己查，书报我要派用场的，莫动，莫动，哈哈！”

1999，丁老因心脏病和胃出血两次住院，幸无大恙，康复后又回到永嘉路。这年11月25日，他特写一封信面交前来探望的孙颢，函中写道：“我思考多年的一点心愿，希望不要为我举行任何纪念的仪式（即使九十岁、百年之后，也不要为我举行任何纪念仪式），让我静清地安度晚年。”2009年8月5日之后，丁老一直住在华东医院老干部病房，澹泊超然。凡有友人来访或接受记者采访，他总是习惯性地准备好纸笔，交谈中随时笔谈，将一些关键词或因“宁波官话”别人一下子听不明白的地方写给对方看。

吾生亦晚，虽早闻丁景唐先生大名，但能当面拜访丁老还只是近几年中的事。

2010年7月4日下午，在丁言昭的引荐下，我与其他几位到华东医院探望丁老。丁老精神矍铄，面容清癯，目光和蔼，思维敏捷。他时而倾听，时而询问，从文化谈到艺术，从民国轶事谈到当下时闻，用惊人的记忆力带我们穿梭时空。两个小时的交谈中，他兴致勃勃毫无倦意，还为每位客人题词留念，令我喜出望外。会见后，丁老与我们合影留念，他见我们带着单反数码相机，便招呼我再给几位医院负责照看他的医生、护士留影。那次拜谒丁老时，我无意提起手头正在编写一本书法故事教材，有些资料尚在收集。不久，我家邮箱收到了来自永嘉路的信，寄信的是丁言昭。拆开信封一看，里面是有关书法的剪报资料，我随即打电话给丁言昭表示感谢，言昭告诉我：“父亲听说你写书法教材需要资料，特意吩咐我将家中以前他收集的有关剪报资料寻找出来寄给你，希望对你的写作有帮助。”这实在太出乎我的意料，太令我感动了。

2017年12月11日，丁老去逝，享年97岁。他一生鼓文学之棹，在文化的海洋中扬帆万里。